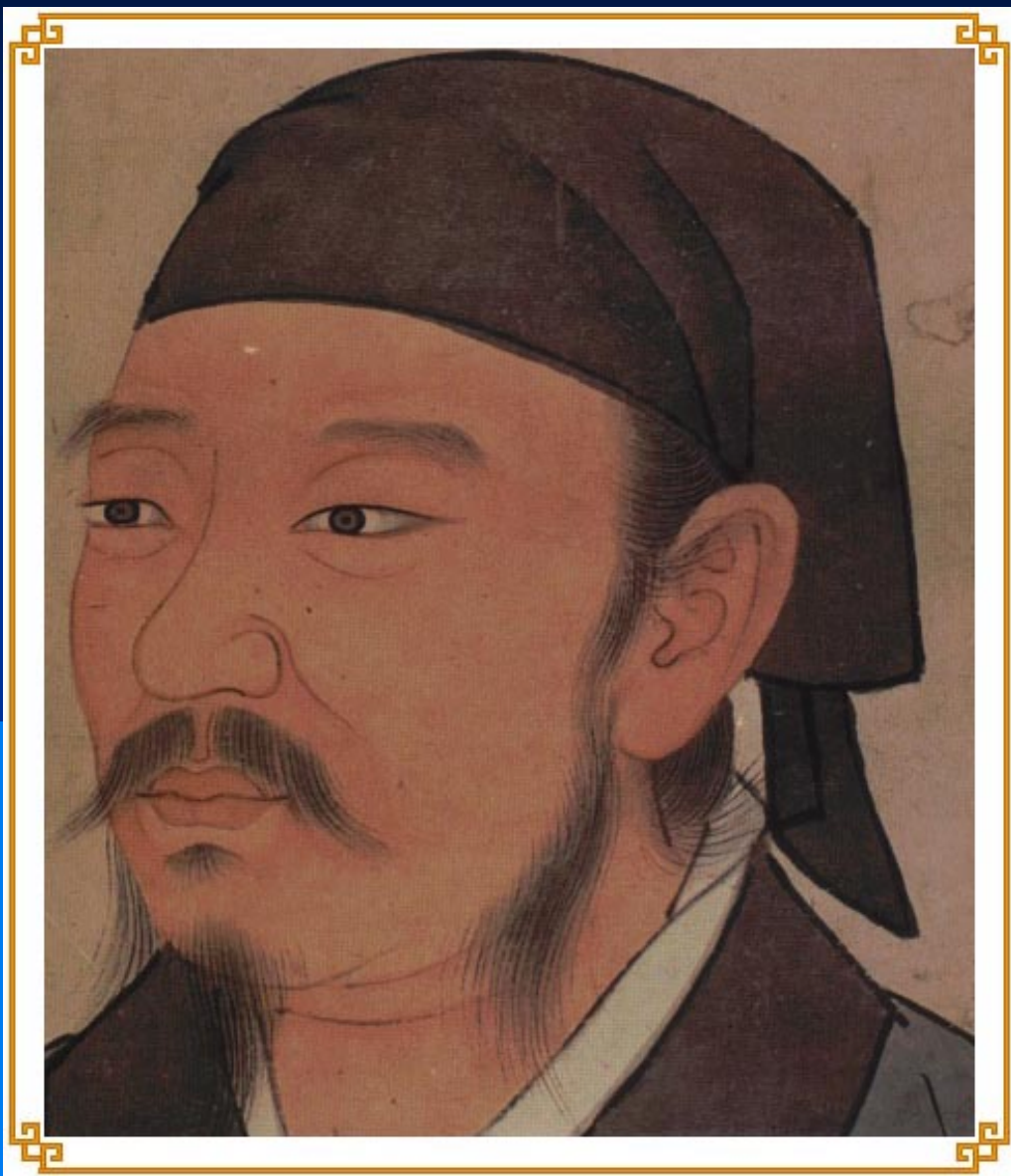


荀子哲學專題



二、荀子論非十二子

乘世道不寧，以邪說混淆視聽者大有人在，如它囂、魏牟(320-240 B.C.)、陳仲、史鱗、墨翟(約468-376 B.C.)、宋鈞、慎到(約395-315 B.C.)、田駢(約370-291 B.C.)、惠施(390-317 B.C.)、鄧析(545-501 B.C.)、子思(483-402 B.C.)、孟軻(372-289 B.C.)等十二人便是。世間只有孔子(551-479 B.C.)的學說最為正確，只有舜、禹之治最理想，故當今聖人要學習他們，去除邪說，以弘揚「聖王之跡」。是以本篇實際上是對當時各種學說的評論。

假今之世，飾邪說，交姦言，以梟亂天下，
喬宇嵬瑣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
有人矣。

〔注釋〕梟：通「撓」，擾。喬（決）：同「
譎」，欺詐。宇：通「譎」（虛），誇大
。嵬（歸）：通「傀」（歸），怪誕，怪
異。瑣：委瑣，鄙陋庸俗。

〔譯文〕如今這時代，以粉飾邪惡的說法美化
奸詐的言論來搞亂天下，用那些詭詐、誇
大、怪異、委瑣的言論，使天下人混沌不
知是非標準、治亂原因的，已有這樣的人
了。

縱情性，安恣睢，禽獸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。是它囂、魏牟也。

〔注釋〕它囂：人名，生平無考。魏牟：即戰國時魏國的公子牟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歸入道家，著錄有《公子牟》四篇。

〔譯文〕縱情任性，習慣恣肆放蕩，行為像禽獸一樣，談不上合乎禮義，以及和正確的政治原則相貫通；但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據，解說論點時又有條理，足以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。它囂、魏牟就是這種人。

魏牟，戰國時魏國人。即魏公子牟，因封於中山，也叫中山公子牟。與公孫龍(320-250 B.C.)交好。曾說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」（《呂氏春秋·審為》）。荀子在〈非十二子〉中批評他：「縱情性，安恣睢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公子牟》四篇，佚。



邯鄲學步橋

忍情性，綦谿利跂，苟以分異人為高，不足以合大眾，明大分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陳仲、史鱣也。

〔注釋〕綦（其）：《穀梁傳·昭公二十年》：「兩足不能相過，齊謂之綦。」即一隻腿瘸了而踮著走路。谿：通「蹊」，小路。綦谿：指在人生道路上節制自己而只在小路上行走。利：通「離」。跂（企）：通「企」，踮起腳跟。利跂：指背離世俗而獨行。苟：苟且，不正當，指不合禮義。分異人：即「分於人、異於人」，與別人區別、與別人不同。大分：指忠孝的大義（楊倞說）。

〔譯文〕抑制人性人情，偏離大道，離世獨行，不循禮法，以與眾不同為高尚，不能和民眾合一，不能彰明忠孝大義；但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據，解說論點時又有條理，足以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。陳仲、史鮒就是這種人。



陳仲

陳仲，一名陳仲子、田仲、於陵中子等。本名陳定，字子終，是戰國著名賢士。先祖為陳國公族，避戰亂逃到齊國，改為田氏，故稱田仲。其兄是齊國的卿大夫，封地在蓋邑，年收入達萬鐘之多。仲子以為不義，避兄離母。又先後堅辭不受齊國大夫、楚國國相等職，隱居長白山中，終日為人灌園，以示「不入汙君之朝，不食亂世之食」，最終餓死。其學識淵博，品德高尚，反對驕奢淫逸，提倡廉潔自律，整頓世風，純潔社會。主張影響很大，齊王請他到稷下學宮講學。其學說自成一家，被稱為「於陵學派」（於陵係長山古稱，今鄒平縣臨池鎮境內），荀子曾列為戰國時六大家代表人物。齊宣王時，孟子來齊，曾高度評價其為「齊之巨擘」。主要保存於《於陵子》一書中。

不知壹天下、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、大儉約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

〔注釋〕權：秤錘。稱：同「秤」。權稱：即權衡，喻指法度。上：同「尚」。大：重。慢：輕慢。墨翟：戰國初魯國人（一說宋國人），墨家學派創始人，主張節用、節葬，反對禮樂，主張兼愛、平等。宋鉞（堅）：他書又稱宋榮子，戰國時宋國人，主張禁攻，認為人的本性是少欲的。

〔譯文〕不懂得統一天下、建立國家法度，崇尚功利實用，重視節儉而輕慢等級差別，甚不容許人與人間有分別和差異存在，也不讓君臣間有上下的懸殊；但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據，解說論點時又有條理，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。墨翟、宋鈞就是這種人。



墨子像



尚法而無法，下脩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糾察之，則倜然無所歸宿，不可以經國定分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慎到、田駢也。

〔注釋〕糾（循）：通循、巡。糾察：來回考察。倜（惕）然：遠離的樣子，此形容迂闊而遠離實際。田駢：戰國時齊國人，與慎到同一學派。

〔譯文〕推崇法治但又沒有法度，卑視賢能的人而喜歡另搞一套，上則聽從君主，下則依從世俗，整天談論制定禮義法典，但反複考察這些典制，就會發現它們迂遠得沒有一個最終的著落點，不可以用來治理國家、確定名分；但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據，解說論點時又有條理，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。慎到、田駢就是這種人。

慎到



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為治綱紀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惠施、鄧析也。

〔注釋〕琦：通奇。惠：恩惠，好處。

〔譯文〕不效法古代聖明的帝王，不贊成禮義，而喜歡鑽研奇談怪論，玩弄奇異的詞語，非常明察但毫無用處，雄辯動聽但不切實際，做很多事但功效卻很少，不可以作為治國的綱領；但他們立論時卻有根據，解說論點時又有條理，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。惠施、鄧析就是這種人。

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猶然而材劇志大，聞見雜博。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，甚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。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軻和之，世俗之溝猶瞽儒，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傳之，以為仲尼、子游為茲厚於後世，是則子思、孟軻之罪也。

〔注釋〕然而猶：《集解》作「猶然而」，據宋浙本改。材：通才。劇：繁多。案：通按。五行：即五常，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祇（知）：恭敬。子思：戰國時魯國人，姓孔，名伋，孔子的孫子，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。唱：同倡。孟軻：戰國中期鄒國人，字子輿，是子思的學生（一說是子思學生的學生），是孔子之後最有影響的儒家代表人物，過去一直被尊為「亞聖」。溝瞽（冒）：通「恂愁」，愚昧。猶：語助詞。嚙嚙然：喧囂的樣子。本書「仲尼」常與「子弓」連言，這「子游」當是「子弓」之誤。

〔譯文〕大致上效法古代聖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們的要領，然而還是自以為才氣橫溢、志向遠大、見聞豐富廣博。根據往古舊說來創建新說，稱為「五行」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禮法，幽深隱微而難以講說，晦澀纏結而無從解釋，卻還粉飾他們的言論而鄭重其事地

說：這真正是先師孔子的言論啊。子思宣導，孟軻附和，社會上那些愚昧無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們的錯誤，於是就接受了這種學說而傳授它，以為是孔子、子弓立此學說來嘉惠於後代。這就是子思、孟軻的罪過。



子思

若夫總方略，齊言行，壹統類，而群天下之英傑，而告之以大古，教之以至順，奧窔之間，簟席之上，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，佛然平世之俗起焉，六說者不能入也，十二子者不能親也，無置錐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；在一大夫之位，則一君不能獨畜，一國不能獨容，成名況乎諸侯，莫不願以為臣，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，仲尼、子弓是也。

〔注釋〕道：《集解》作「古」，據《韓詩外傳》卷四第二十二章改。順：理（見《說文》）。奧：屋子裏的西南角。窔（要）：屋子裏的東南角。簟（殿）：竹席。佛（勃）：通勃。平世：

政治清明的時代。畜：養，任用。君主任用臣子，便用俸祿來養活臣子，所以「畜」即指任用人。一君不能獨畜：這種聖人應該是天子的輔佐，所以說「一君不能獨畜」。成：通「盛」。況：比。

〔譯文〕至於總括治國的方針策略，端正自己的言論行動，統一治國的綱紀法度，從而彙聚天下的英雄豪傑，把根本原則告訴給他們，拿最正確道理教導他們；在室堂之內、竹席之上，那聖明帝王的禮義制度集中具備於此，那太平時代的風俗蓬勃興起於此。上述六種學說是不能侵入這講堂，那十二個人是不能接近這講席。他們雖然沒有立錐之地，但

天子諸侯不能與之競爭名望；他們雖然只是處在一個大夫的職位，但不是一個諸侯國的國君所能單獨任用，不是一個諸侯國所能單獨容納，他們的盛名比同於諸侯，各國諸侯無不願意讓他們來當自己的臣子。這是聖人中沒得到權勢的人，孔子、子弓就是這種人。



一天下，財萬物，長養人民，兼利天下，
通達之屬，莫不從服，六說者立息，十二子
者遷化，則聖人之得勢者，舜、禹是也。

〔注釋〕財：通裁，控制，安排。

〔譯文〕統一天下，管理萬物，養育人民，使天下人都得到好處，凡能到達的地方沒有人不服從。上述六種學說立刻消聲匿跡，十二個人也棄邪從正。這是聖人中得到了權勢的人啊，舜、禹就是這種人。

今夫仁人也，將何務哉？上則法舜、禹之制，下則法仲尼、子弓之義，以務息十二子之說，如是則天下之害除，仁人之事畢，聖王之跡著矣。

〔譯文〕當今講究仁德的人該致力於什麼？上應師法舜、禹的政治制度，下應師法仲尼、子弓的道義，以求消除上述十二個人的學說。像這樣，那麼天下的禍害除去了，仁人的任務就完成了，聖明帝王的事蹟也就彰明了。

信信，信也；疑疑，亦信也。貴賢，仁也；賤不肖，亦仁也。言而當，知也；默而當，亦知也，故知默猶知言也。故多言而類，聖人也；少言而法，君子也；多少（言）無法，而流湎然，雖辯，小人也。故勞力而不當民務，謂之姦事，勞知而不律先王，謂之姦心；辯說譬諭，齊給便利，而不順禮義，謂之姦說。此三姦者，聖王之所禁也。知而險，賊而神，為詐而巧，言無用而辯，辯不惠而察，治之大殃也。行辟而堅，飾非而好，玩姦而澤，言辯而逆，古之大禁也。知而無法，勇而無憚，察辯而操僻淫，大而用之，好姦而與眾，利足而迷，負石而墜，是天下之所棄也。

〔大意〕本段義承上文，對言論進行普遍意義上的評價。指出多言而善、少言而法是聖人君子之行，而不順禮義的言論則是奸言，必為天下所棄。

〔注釋〕故：猶「夫」，發語詞。為：通「偽」，詭詐。辟：通「僻」，邪僻，邪惡。操僻：指「治怪說，玩琦辭」。淫：過分、放蕩。大：同「太」，過分，驕奢。之：指代自己。

〔譯文〕相信可信的東西，是確信；懷疑可疑的東西，也是確信。尊重賢能的人，是仁愛；卑視不賢的人，也是仁愛。說得恰當，是明智；沉默得恰當，也是明智。故懂得在什麼場合下沉默不言等於懂得如何說話。話說得多而合乎法度，便是聖人；話說得少而合乎法度，就是君子；說多說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縱沉醉其中，即使能言善辯，也是個小人。用盡力氣而不合

於民眾需求，就叫做奸邪政務；費盡心思不以古代聖王的法度為準則，叫做奸邪心機；辯說比喻起來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禮義，叫做奸邪辯說。這三種奸邪的東西，是聖明帝王所禁止的。生性聰明而險惡，手段狠毒而高明，行為詭詐而巧妙，言論不切實際而雄辯動聽，辯說毫無用處而明察入微，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禍害。為非作歹又很堅決，文過飾非似很完美，玩弄奸計似有恩澤，能言善辯而違反常理，這些是古代特別加以禁止的。聰明而不守法度，勇敢而肆無忌憚，明察善辯而所持論點怪僻不經，荒淫驕奢而剛愎自用，喜歡搞陰謀詭計而同黨眾多，這就像善於奔走而誤入迷途、背著石頭而失足掉下，這些都是天下人所拋棄的啊。

兼服天下之心：高上尊貴不以驕人，聰明聖知不以窮人，齊給速通不爭先人，剛毅勇敢不以傷人；不知則問，不能則學，雖能必讓，然後為德。遇君則修修臣下之義，遇鄉則修長幼之義，遇長則修子弟之義，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，遇賤而少者，則修告導寬容之義。無不愛也，無不敬也，無與人爭也，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。如是則賢者貴之，不肖者親之。如是而不服者，則可謂詭怪狡猾之人矣，雖則子弟之中，刑及之而宜。詩云：「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；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；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〔大意〕論述征服人心的方法。這種方法就是修禮和保持謙遜寬容有節的品德，做到泛愛泛敬，不與人爭，則天下服心。

〔注釋〕恢然：廣大的樣子。苞：同「包」。詭：通「妖」，怪異邪惡。引詩見《詩·大雅·蕩》。殷：商，此指商紂王。老成人：經歷多、做事穩重之臣，像伊尹（商湯之相）之類。大命：指國家的命運，政權。傾：傾覆。

〔譯文〕使天下人對自己心悅誠服的辦法是：高高在上、職位尊貴，但不因此而傲視別人；聰明睿智、通達事理，但不因此而使人難堪；才思敏捷、迅速領悟，但不在別人面前搶先逞能；剛強堅毅、勇敢大膽，但不因此而傷害別人。不懂就請教，不會就學習；即使能力強也一定謙讓，這才算有道德。面對君主就奉

行做臣子的道義，面對鄉親就講求長幼之間的道德標準，面對父母兄長就遵行子弟的規矩，面對朋友就講求禮節謙讓的行為規範，面對地位卑賤而年紀又小的人就實行教導寬容的原則。無所不愛，無所不敬，從不與人爭執，心胸寬廣得就像天地包容萬物那樣。像這樣的話，那麼賢能的人就會尊重你，不賢的人也會親近你。像這樣如果還不對你心悅誠服的，那就可以稱之為怪異奸滑之人了，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，刑罰加到他身上也是應該的。《詩經》言：「並非上帝不善良，是紂王不用舊典章。雖然沒有老成之臣，還有法典可依循。竟連這個也不聽，王朝因此而斷送。」說的就是這個。

古之所謂士仕者，厚敦者也，合群者也，樂富貴者也，樂分施者也，遠罪過者也，務事理者也，羞獨富者也。今之所謂士仕者，汙漫者也，賊亂者也，恣睢者也，貪利者也，觸抵者也，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。

〔注釋〕士仕：與下「處士」對應，當作「仕士」。下同。樂富貴：《韓非子·六反》：「富貴者，人臣之大利也。」荀子贊成當官者應樂富貴。韓非本此。

〔譯文〕古代所說出仕官員，是樸實厚道的人，是和民眾打成一片的人，是樂於富貴的人，是樂意施捨的人，是遠離罪過的人，是努力按事理來辦事的人，是以獨自富裕為羞恥的人。現在所說的出仕的官員，是污穢卑鄙的人，是破壞搗亂的人，是恣肆放蕩的人，是貪圖私利的人，是觸犯法令的人，是不顧禮義而只貪求權勢的人。

古之所謂處士者，德盛者也，能靜者也，修正者也，知命者也，箸是者也。今之所謂處士者，無能而云能者也，無知而云知者也，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，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，以不俗為俗，離縱而跂訾者也。

〔注釋箸：通「著」，明顯。偽：通「為」。縱：通「蹤」，蹤跡，指一般人的生活習慣。訾：通「跣」，走路。離縱而跂訾：與「離跂」同義。一說「縱」是放縱，「訾」是詆毀，那麼「離縱而跂訾」可譯為「背離世俗而放任自己、高人獨行而詆毀別人」。

〔譯文〕古代所說的不出仕的隱士，是品德高尚的人，是能恬淡安分的人，是善良正派的人，是知道天命的人，是彰明正道的人。現在所說的不出仕的隱士，

是沒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，是沒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，是貪得之心永不能滿足而又假裝沒有貪欲的人，是行為陰險骯髒而又硬要吹噓自己謹慎老實的人，是把不同于世俗作為自己的習俗、背離世俗而獨行自高的人。



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。君子能為可貴，不能使人必貴己；能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恥不修，不恥見汙；恥不信，不恥不見信；恥不能，不恥不見用。是以不誘於譽，不恐於誹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為物傾側，夫是之謂誠君子。詩云：「溫溫恭人，維德之基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〔譯文〕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：君子能夠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，但不能使別人一定來尊重自己；能夠做到忠誠老實而可以被人相信，但不能使別人一定相信自己；能夠做到多才多藝而可以被人任用，但不能使別人一定任用自己。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恥辱，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恥辱。



；把自己不誠實看作恥辱，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恥辱；把自己無能看作恥辱，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恥辱。因此，君子不被榮譽所誘惑，也不被誹謗所嚇退，遵循道義來做事，嚴肅地端正自己，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顛倒，這叫做真正的君子。《詩經》說：「溫柔謙恭的人們，是以道德為根本。」說的就是這種人啊。

士君子之容，其冠進，其衣逢，其容良，儼然，壯然，祺然，蕤然，恢恢然，廣廣然，昭昭然，蕩蕩然，是父兄之容也。其冠進，其衣逢，其容慤，儉然，惓然，輔然，端然，訾然，洞然，綴綴然，瞽瞍然，是子弟之容也。

〔注釋〕進：俞樾認為通「峻」，高貌。惓（齒）然：依賴長者的樣子。訾（姿）：楊倞謂與「孳」同，柔弱貌。「孳」通「孜」，勤勉意。

〔譯文〕士君子的儀容是：帽子高高豎起，衣服寬寬大大，面容和藹可親，莊重，偉岸，安泰，瀟脫，寬宏，開闊，明朗，坦蕩，這是做父兄的儀容。那帽子高高豎起，衣服寬寬大大，面容謹慎誠懇，謙虛，溫順，親熱，端正，勤勉，恭敬，追隨左右，不敢正視，這是做子弟的儀容。

吾語汝學者之嵬容：其冠綰，其纓禁緩，其容簡連，填填然，狄狄然，莫莫然，眈眈然，瞿瞿然，盡盡然，盱盱然；酒食聲色之中，則瞞瞞然，瞑瞑然；禮節之中，則疾疾然，訾訾然；勞苦事業之中，則億億然，離離然，偷儒而罔，無廉恥而忍譏詢，是學者之嵬也。

〔注釋〕綰：「俛」，同「俯」。禁：同「襟」、「衿」，結，系。狄：通「趯」，跳躍。罔：不伯別人議論。譏詢（洗構）：辱罵。詢：同「詬」，罵。

〔譯文〕我告訴你們那些學者的怪模樣：那帽子向前而低俯，那帽帶束得很松，那面容傲慢自大，自滿自足，時而跳來跳去，時而一言不發，或眯起眼睛東張西望，或睜大眼睛盯著不放，似乎要一覽無餘的樣子

。在吃喝玩樂的時候，就神情迷亂，沉溺其中；在行禮節的時候，就面有怨色，口出怨言；在勞苦的工作之中，就懶懶散散，躲躲閃閃，苟且偷安而無所顧忌，沒有廉恥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謾罵。這就是那些學者的怪模樣。



弟佗其冠，神禫其辭，禹行而舜趨，是子張氏之賤儒也。正其衣冠，齊其顏色，嗛然而終日不言，是子夏氏之賤儒也。偷儒憚事，無廉恥而耆飲食，必曰君子固不用力，是子游氏之賤儒也。

〔注釋〕弟（頹）佗：頹唐，隕落的樣子。神禫：通「沖淡」，平淡。禹行而舜趨：傳說禹治水時，腿癢了，只能踮著腳走路。據說舜在父母前總是低頭而趨（禮貌地小步快走），以表示恭敬。這指子張氏之賤儒仿效禹、舜走路，故作聖人之態。子張：姓顓孫，名師，春秋時陳國人，孔子的學生。子夏：即卜商，春秋時衛國人，孔子的學生。耆：同「嗜」。子游：即言偃，春秋時吳國人，孔子的學生。

〔譯文〕帽子戴得歪斜欲墜，話說得平淡無味，學禹的跛行，學舜的快走，這是子張一派的賤儒。衣冠整齊，面色嚴肅，口裏像含著什麼東西似地整天不說話，這是子夏一派的賤儒。苟且偷懶怕事，沒有廉恥之心而熱衷於吃喝，總是說「君子本來就不用從事體力勞動」，這是子游一派的賤儒。



彼君子則不然，佚而不惰，勞而不慢，宗原應變，曲得其宜，如是然後聖人也。

〔注釋〕佚：同「逸」。慢：同「慢」。

〔譯文〕那君子就不是這樣。他們雖然安逸卻不懶惰，即使勞苦也不懈怠，尊奉那根本的原則來應付各種事變，各方面處理得都很恰當，像這樣，然後才可以成為聖人。

〔大意〕對出仕官員、隱士、士君子、學者行為的描述。指出當今之世出仕與未出仕的人是一些恣睢貪利、虛偽做作的傢伙；當今的學者是一群道貌岸然，表面上高深莫測實際上毫無廉恥的人。通過對比，作者歌頌了士君子的美德。此段實際是對十二子之類人的批評，反映了荀子對時事的態度。